

人类审美意识的第一次激荡

王小柔

痴迷考古,估计很多人跟我一样,总希望通过细枝末节揣摩历史的真实。我曾经在广西和青海看过岩画,感兴趣的是远古绘画背后的故事——它们由何人所作?使用什么工具和材料?点燃我好奇心的不是为什么要画这些画,而是他们作画的方式。

这些远古的艺术家为我们留下洞穴中的心智。山洞里,绘画在一片黑漆漆的迷蒙中诞生了,而黑本身便是一种原始材料。在阴影中,在最黑暗的地方,在泥土的掩埋下,绘画从黑色、红色的泥土里萌发。有人认为,当时的人们可能在苦苦追寻其他的颜色,但也许那时的他们已然明白,黑色是包罗万象的色彩。凝视着史前人类的作品,我深深地感受到,他们似乎就在我身边,与我血脉相连。

很多震惊世人的考古发现往往都是偶然的。《远古艺术家:追溯人类最原始的艺术》《洞穴中的心智:意识和艺术的起源》这两本书生动的文字带领我们返回考古现场。英国著名动物学家和人类行为学家、《裸猿》作者德斯蒙德·莫里斯说:“在人类的内心深植着一种冲动,它驱使我们超越生存层面,在世界上留下有创造性的图案,这让我们第一次称得上真正有创造力的生灵。”

一个持续20年的错误

阿尔塔米拉洞穴在西班牙北部桑坦德西约30公里的地方,这里是地主也是考古爱好者唐·马塞利诺·桑斯·德·桑图奥拉的地盘,根据他自己的叙述,他常常去阿尔塔米拉找寻遗迹和骨骼等远古遗物。1879年,他带着年幼的女儿玛丽亚来到洞穴探寻,“他一直死死地盯着地面,而玛丽亚却望向了上空。”

在烛光的忽明忽暗中,玛丽亚看见洞顶一头公牛正瞪着她,被吓着的她惊叫着跑向父亲……桑图奥拉目瞪口呆,洞顶的这些野牛形象,

其风格与他一年前在巴黎大学的展览中看到的几块可携带艺术遗存上的图像几乎如出一辙,而那些图像属于旧石器时代。他意识到,他和女儿发现了迄今尚未为人所知的古代艺术。

一开始,人们对这个发现趋之若鹜,甚至连西班牙国王都前去观看图画。然而,一年后,研究者们对阿尔塔米拉洞穴的兴趣已然消失殆尽,大多数考古学者认定它们是伪造的。毕竟,那些精心绘制的“艺术”之作,并不符合当时人们对旧石器时代之“野蛮”的认识,它“领先”那个时代太多太多了。

几年后,桑图奥拉在愤懑不平、名誉扫地中孤独离世。玛丽亚对洞穴绘画发现的回忆也满是苦涩,她曾对美因茨大学史前史和原史教授说,这是“我此生最了不起的探险……同时也是我最苦涩的失望”。

桑图奥拉离世三年后,也就是1902年,对桑图奥拉最尖刻的批评家、法国著名史前史学者埃米尔·卡尔塔哈克终于承受不了越来越有分量的证据:1895年,拉穆特洞穴的长廊中发现了人类留下的刻划痕迹。由于长廊被旧石器时代的沉积物所覆盖,所以很明确刻划肯定出自同时代。紧接着,法国南部的其他洞穴中又有了进一步的发现。高潮发生于1901年,同样出自多尔多涅省的贡巴来洞洞穴遗存,最终奠定了旧石器时代洞穴艺术的真实性。

卡尔塔哈克终于不再坚持,发表了一篇论文坦承:“一个持续了20年的错误,一个必须被澄清且做出公开赔偿的不公……从我的立场,我必须臣服于真实,并为桑图奥拉索回正义。”他还邀请“史前史教皇”、影响力至高无上的步日耶一同造访阿尔塔米拉洞窟,“目之所及,令人叹为观止。”

追溯人类艺术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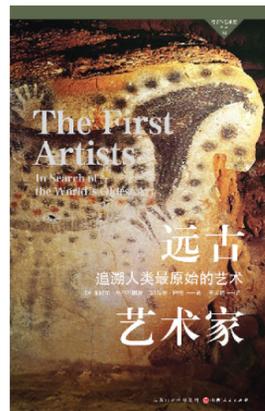
在考古学家眼中,发现固然重要,但遗迹本身和遗迹背后所传达的信息更能引起他们的兴

趣。法国史前时代艺术研究专家米歇尔·罗尔布朗谢和英国考古学家保罗·巴恩合著的作品《远古艺术家:追溯人类最原始的艺术》、南非考古学家大卫·刘易斯-威廉斯的作品《洞穴中的心智:意识和艺术的起源》便是对洞穴艺术深入研究的最杰出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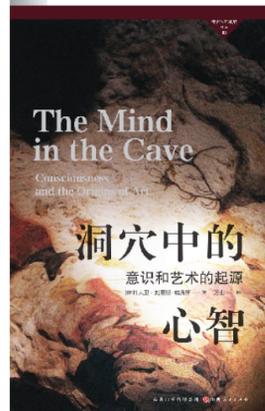
尽管两书都在追溯艺术的起源,但二者各有侧重,《远古艺术家》重在分析史前艺术的制作,视野开阔,既有图像,也有音乐等,除了对图像制作的工具,诸如石斧、石球、多面体石核的研究外,也有对这些工具留下的刻痕的研究,甚至还研究了穿孔骨骼和牙齿等。一些被解释为“哨子”或“笛子”的穿孔骨骼,“确实会发出某种尖锐、有力的音符”,“一些确定的乐器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保存至今。”从而证明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们就已经有了音乐。

相对而言,《洞穴中的心智》的取材则相对集中,研究的是旧石器时代洞穴中的岩画艺术。在回顾了旧石器时代重要洞穴艺术的发现、学者们对岩画艺术的不同解释后,作者将重点放在了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岩画艺术上,并以非洲南部和北美偏西部早期居民为个案,得出“心理意向都能转化为岩画艺术”的结论。然而,作者并没有止步于此,他进一步探索,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是否掌握了意识改变的能力,并用来塑造他们的社会,是否将意象作为建立和定义社会关系的手段。他由此认为,“高阶意识的发展让图像制作成为可能,但这并非偶然。”至于洞穴艺术中那些极其神秘的特征,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它们并非“毫无意义的谜语,相反,它们环环相扣且呼应了一个统一的解释”。

这是出色的“侦探作品”,为破解人类最早的祖先的艺术谜题,以及我们自己的意识和经验的本质,提供了线索。



《远古艺术家:追溯人类最原始的艺术》,【法】米歇尔·罗尔布朗谢、【英】保罗·巴恩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



《洞穴中的心智:意识和艺术的起源》,【南非】大卫·刘易斯-威廉斯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

在·线·阅·读

最早的痕迹:骨骼上的痕迹

早在1860年,法国古生物学家爱德华·拉尔泰就对人类最初在动物骨骼上留下的标记产生了兴趣,这些标记产生的原因,要么是刮肉,要么是为了敲骨吸髓,还有的是因为被做成了工具。他对巴黎学界宣称:“这些标记为人类的远古遗存及同时代但灭绝已久的物种,提供最直接、最毋庸置疑的证据。”几年后,其他研究人员使用相同的证据和相同的论点,试图将人类起源的时间前推至第三纪,甚至比更新世的冰川作用还要早得多。法国卢瓦尔盆地、中央高原和意大利的矿床和采砂场发现的大象、犀牛、河马、马以及海洋动物的骨骼上的切口,被他们当作证据。

除了切开的骨头外,还有明显“修理成形”的骨头,再加上据说在早期地质地层(中新世或上新世,距今2300万—260万年)中发现了“剥片”燧石和“用火”的痕迹,并且还与某一极古老的动物区系有关。专家们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但在一些“聪明大脑”的证据支持下,“第三纪人类”的说法到底流传了一段时间,直到更详细的研究和史前史的普遍进展,证明了所谓的燧石工具是自然产生的,用火的痕迹可能是植被自然的结果,至于那些骨骼的断裂,也是因为自然作用,上面时有出现的条纹,可能是由于沉积物内部的机械现象,特别是滑坡(泥石流)过程中的摩擦。此外,石头和燧石本身也带有同样令人迷惑的痕迹。这也可能是肉食动物颌骨咬合或啮齿动物啃食留下的,而海洋动物骨骼上的切口是第三纪大鲨鱼齿的切齿造成的。

即使最富学识的专家也会做出错误判断,这是真理,因此,对同一现象进行重复解读时,我们更应该警惕不要对前人观点全盘接受。时至今日,骨头上的标记仍然引发着同样热烈的辩论,即使当代最杰出的学者,在阐释时依然会不可避免地继续误入歧途。今天,这些神秘的标记很少被援引用来证明人类的远古存在,但它们在另一个领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人认为是有意意识的刻划,是艺术和象征思维早期起源的证据。

摘自《远古艺术家:追溯人类最原始的艺术》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刘雪枫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

古典音乐在国内的成就,离不开乐评人的推介。刘雪枫可能是媒体平台中最为活跃的乐评人之一,他对古典艺术知识如数家珍,信手拈来,伴随着温文尔雅的气质,为读者所垂青。

刘雪枫的最新音乐评论集《日出时让悲伤终结》,将古典音乐中细腻、充沛的情感描摹得淋漓尽致,字里行间流露出典雅的气质。书中数十篇文章所蕴藉的美学风景都不尽相同,唯一不变的是作为观者的沉浸式体验。刘雪枫的情怀、胸怀和境界,让他在聆听中忘情投入,也使这本书立足于描述性语言的基调。评论集的表达十分丰富,作者善于用细嚼慢咽的日记话语来描述转瞬即逝的“耳语”,忠实地将聆听时的瞬间感想记录下来,将乐曲中吸睛的细部用文字呈现出来,让文字多了现场感。刘雪枫的评论始于美学接受,文字落在评论者的创造性、个性的审美直觉上,这无疑是德彪西所说的追求“真挚印象和忠实感受”的印象式评述。可以说,刘雪枫找到了对音乐理解与诠释的途径。

从历史脉络看,古典音乐不是霎时间形成的经典,而是经由不同演奏版本累积成的硕果。在刘雪枫笔下古典音乐是纯粹的时间艺术,他热衷于漫谈经典曲目的版本演绎,对《安魂曲》《C小调弥撒》《唐·乔瓦尼》等完成了历史性的概述。因此,他的论说也会回到文化场域、历史背景,然后在特定语境中讲述演奏风格、表演形态、音乐技法、乐队建制,对它们的评述,与一个时代的审美取向和艺术趣味密切相关,这无疑深化了论述厚度。

作为音乐评论集,本书通过文字手段传达音乐感受,正如作者所言,“音乐写作之于我就是一种聆听经验的记录”。但音符与文字之间毕竟存在间隔,撰写乐评容易陷入喃喃自语的窄巷中,稍有不慎会流入千篇一律的乏味里。为此,刘雪枫选择以艺术对话形式,用惬意的生活随笔灵活自由地表达感受,使读者产生共鸣。例如刘雪枫对

聆听古典乐 感悟音符自由之美

祁泽宇

《C小调弥撒》“本真演奏”版本的评述,“鲁莽而粗鲁的齐奏、被夸大突出的附点、突然发力时的紧绷感、出人意料的重音强调、匪夷所思的动态对比、随意变化的节拍”,几个生动简短的修饰词,把乐曲评价概括得入木三分,即便没有理论借鉴却也将“本真”表现得面面俱到,可猜想作者感悟音乐时的投入与赤诚,言人之未言,尽是独到的见解感受。

书中极少做没有根据的推论,更多地展示出落笔时深思熟虑的理性思维。同时,刘雪枫也实践着苏珊·桑塔格的艺术名言——“寻求表达所不可表达的,恰恰被作为艺术的标准”,他常像品评诗歌散文一样地来品评音乐中“不可表达的”的成分,为音乐评论增添了情感性、戏剧性,让读者在阅读时可以体验更多的美感与快感。刘雪枫用旋律、和声、节奏来书写形式美,形式之美感最终落定于它所召唤的内心情感,自由的品格与扎实的学识促发了创见性评论的生成。由此,可以对《日出时让悲伤终结》的音乐评论做一个概括:将敏锐的艺术感知和唾手可得的情感体验结合起来,增强了评论的可读性和可信性。

这本书是立足于巨匠肩膀上的音乐评论,很难不展现出声势浩大的惊人爆发力,让读者大呼过瘾。但如何让这些文字摆脱雷同?刘雪枫受到了舒曼、柴可夫斯基等乐评家的启迪,引入想象,代入形象思维的魅力,丰富了每个乐章的可能性。想象超越了技法的束缚,生动地揭示了音乐的感受效果。谈及“巴洛克之夜”,他写道,“随之而来的一定是舒适的睡眠和甜美的梦境,每日的疲惫与侵蚀心灵的污垢,就这样不断地被涤荡干净”,评论者描绘出生动逼真、引人入胜的画面,这样的语言让人直面生活中最纯净的景象,阅读这样的文字,每人心中都有一份自己的文本,在听觉之外敞开。

本书透露出浓厚的人文情怀和文学气质,更有着一种触碰到心灵的唯美。作者在后记中提到,一个爱音乐的人,在聆听音乐的时时刻享受无与伦比的自由。这自由既体现在乐章的华茂中,又游离于艺术与心灵的彼此互动间。作为感悟者,刘雪枫营造出热烈的爱乐氛围,他所挚爱的古典乐也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抒发超出凡俗的美丽的,向世界显示着音符的力量。

读书与写作 如何少走一些弯路

李晓爽

如果你想读书和写作上少走一些弯路,朱光潜的《读书指要》值得一读。在这本书里,朱光潜谈到了如何读书,如何选书,以及如何由“临摹到写生”,给读者的写作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旨归。

读书最重要的是养成习惯,成为一种自然的兴趣。还要“选得精,读得彻底”。值得读的书至少读两遍,每遍着重一个方面。以看小说为例,第一次看故事结构,第二次看人物描写,第三次看人物与故事的穿插,以至于辞藻、对话等;记下笔记纲要和精彩的地方,并写上自己的意见。除此之外,还要有一定的计划和系统性,需要围绕一个中心,或是科目,或是问题。比如读文学作品以作家为中心,读史学作品以时代为中心。若是以问题为中心,心中要先有一个待研究的问题,然后找与问题相关的书籍,以便搜集材料和其他人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供自己权衡取舍。读书的方式也很不同,重点的书全部看,其余的可以这里看一章,那里看一节,得到搜集的材料就可以丢手了。有时,还可以找一些靠谱的选本来读,随着阅读的积累,可以自己做一个选本目录,也是一项对自己阅读而言有益的训练。

“只阅读不够,必须练习写作。”朱光潜以作画打比喻,认为学文如学画,“临帖和写生都不可偏废”。“临帖”是指多读书,但读书只是预备的功夫,还要特别注意“写生”,从描写文和记叙文入手,然后过渡到议论文。为什么以学画作比喻呢?朱光潜认为,写作和习画一样,要常备一种速写簿在身边。遇到想说的话,遇到一片风景,一个人物,一个动态,觉得有趣的,要抓住机会,马上写下来,极力让写出来的和心里所想的相符合。写得不像,再细看,反复修改。通过这样的训练,可以养成精确的习惯,养成艺术家看待事物的眼光,增进写作技巧。与此同时,记日记是对初学者最好的一种训练。用相当的敏感,到处留心,“一番家常的谈话,一个新来的客,街头一阵喧嚷,花木风云的一种新变化,读书看报得到一阵感想,听来的一件故事”,皆可以成为有趣的材料。

朱光潜在最后的部分,专谈如何写作。他认为,“在一切艺术里,天资和人力都不可偏废”。可见,写作是一件有章法可依、需要训练的事情。

朱光潜认为,写作最重要的原则是不能说谎,“有话必说,无话不说,说得心口如一”。这里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心里想的和说的一样;一是不写自己不理解的事。



《读书指要》,朱光潜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

朱光潜很强调选择写作材料的重要性。他认为最重要而且最艰苦的工作不是搜寻材料,而是如何加以选择和安排,“给它们一个完整有生命的形式”。“与其用有限的力量于十件事上而不能把任何一件事做得好,不如以同样的力量集中在一件事上,把它做得斩钉截铁。”把重点摆在每篇文章的主旨上,在这上面鞭辟入里,烘染尽致。以什么标准进行选择呢?他认为需要选择某一个典型性的细节。比如《红楼梦》里对妙玉的着笔不多,但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两件事,一是刘姥姥吃过的茶杯她扔掉,却让宝玉用自己的绿玉玉;一是宝玉生日,姐妹们吹天喜地,她却一人参禅,暗自又递一张粉红笺。这两件事把她既冷静又不失情的心理写得令人印象深刻。选择后,还需要有层次、有轻重地对选择的材料进行安排,对选择的材料做头部、中段、尾部三处的呼应,“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腹则首尾俱应”。

如果还想精益求精的话,对文字的打磨是必不可缺的。这是因为文字和思想感情有密切的关系。一个字,有直指的意义,有联想的意义。朱光潜举例苏东坡“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天下第二泉”的诗句,说明字的联想意义。“天上小团月”是由“小龙团”茶联想起来的,由明月照着泉水联想到清茶泡在泉水里那种沁人心脾的意味,如果难以关联,就很难懂得诗句的妙处。而写作时,如果用恰当的词来让读者产生关联,就能点铁成金,达到让人回味的效果。

我们常常追求文字的文雅,而忽略了读者的感受。朱光潜还提及了声音节奏对于写作的重要性。他认为,声音比在字的关联上更微妙。讲究声音的文章,念着顺口,不做作,不拖沓,长短相间、轻重缓急、起伏顿挫都在里面,却出于自然,没有显著的痕迹。做到了声音节奏的处理,可以“如闻其语,如见其人”。写作者可以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不但能明白意思,还能听得见声音,看得见音容笑貌,亲切有味。

关于读书与写作的种种,这本书给了非常详细而中肯的经验之谈。朱光潜指出了一些艺术的基本原则,对每个打开它的人来说,都是一次受益的体验。



中国陶瓷的一个视角

这是一本小书,虽然它装帧精美,赏心悦目,但文字不多,蜻蜓点水。如果你把这本书当作中国纹样研究的精深专著,大概是要失望的。但这抵挡不住读者的购买欲。两年多时间里,本书被加印了数次,在准备再版期间,二手书的价格居然炒到了几乎是原价的三倍。

本书以一个全新视角来看待中国陶瓷,乃至中国文化。书分为上下两部分,分别讨论的是纹饰背后的工艺与文化:前者是物质,后者是精神。每篇从一幅或多幅相关的纹样图开始(比如缠枝莲),文章以工艺或文化为主线,后面会配相应的瓷器图片:纹样原有的真实模样,读者可以将之看成是“从纹饰出发的陶瓷入门课”。



《孙子兵法十八讲》

《孙子兵法》是中国最为杰出的兵学著作,被人们尊奉为“武经冠冕”“百世兵家之师”“百世谈兵之祖”,东汉末年大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强调,“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子所著深矣。”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其书自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孙子兵法》的很多合理内核,直到今天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不仅对现代军事理论的发展和具有重大借鉴意义,还渗透到军事以外的领域,对商业竞争、企业管理、外交谈判、体育竞赛等也有深刻的启迪。从这个意义上讲,《孙子兵法》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孙子兵法十八讲》首次出版,《孙子兵法译注》新增题解与札记,为读者打开研读经典之窗。



《诗圣》

杜甫被尊称为“诗圣”,是整个中国诗歌发展、演变过程中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汇集了前人的精华,成为超越前人的高峰。而杜甫之后的诗人极少不受他影响,所以杜甫也是启后世诗人的导师。杜甫这种承前启后的独特性,使他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具有历史地位的诗人之一。理解了杜甫,便也为理解中国古代文学打开了一扇大门。

本书分为上下编。上编着眼于探讨杜甫与前代诗人(特别是六朝诗人)的关系,具体分析了杜甫从前代诗人如谢灵运、鲍照、庾信等人那里继承了哪些成就和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特色,从而确定其成就的特质及其来源。下编分析了杜甫开创的诗风对后世,如韩愈、白居易等截然不同的诗人的影响,使读者更清晰地认识到杜甫诗歌艺术的特质及其伟大之所在。

小柔荐